

曾侯乙墓之谜

1978年,当沉睡于地下近2500年的曾侯乙编钟得以重见天日时,这个在中国文物考古界、中国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空前发现,轰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1997年7月,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庆典音乐会上,“国之重器”编钟奏出了中华民族的世纪强音,我们不得不惊叹于这是一个奇迹。

在湖北省的中北部,桐柏山南麓有一个随州市。随州的西北郊有个叫擂鼓墩的地方,这一带是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山从西蜿蜒而来,至此已到了尽头,山的东端为一圆凸形山包,当地群众称为东团坡,曾侯乙墓就坐落在这里。

1977年9月,当地某单位修理所扩建房屋,在山岗上平整山头时,突然挖出一片地面颜色大相径庭的“褐土”。该修理所副所长解德敏爱好考古,凭直觉他猛然意识到出现如此大面积的异常土层,可能地下有古墓,便迅即向随县县委汇报。

县里派一位搞文化的同志去看现场,因缺乏考古意识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部队仍继续施工。至1978年2月,在褐土层下挖出了2米多长、1米见宽的长方形大石板,此时解所长深感事态严重,立即下令停工。是年3月,接到报告的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长谭维四率勘察组赴随州实地勘察。

勘探小组发现这片“褐土”是典型的五花土,面积达220平方米,相比较,比长沙马王堆汉墓还大6倍。确实如解所长所言“事态严重”,这个庞然大物正是今

传奇故事

耿建军主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中国考古学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至今悬而未解的考古谜案,从人类、水稻的起源,到悬棺、汝窑、秘戏以及洛阳铲等,本文详述谜案发生的历史背景、破解的过程,以及部分至今尚未解开的悬疑。许多考古谜案中谜中有谜,案中有案,构成了一个个亦真亦幻、起伏跌宕的离奇故事。

天已名扬海内外的擂鼓墩一号墓——曾侯乙墓。

在勘探的基础上,由当时的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襄阳地区博物馆、随县文教局以及其他地、县的一些文物干部组成了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谭维四任队长,从1978年5月上旬到6月底对湖北随县曾侯乙墓进行了正式发掘。

曾侯乙墓的随葬品极为丰富,在同期墓葬的发掘中是

罕见的,直到今天,我们也很难以找出几个能与之相匹敌的墓葬。在曾侯乙墓的东、西、北、中四个室中,考古人员共清理出文物15404件(包括一些器物的附件),有乐器、青铜礼器、容器、杂器、兵器、车马器、木、竹用具、金、玉服饰、金制小器皿、竹筒等等。这些随葬品种类繁多,几乎现实中用得着的几乎都出现在墓葬之中,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和权力无疑是非常高的。更为珍贵的是,曾侯乙墓虽然也发现有盗洞,且盗洞已打到了墓室(中室),因墓室内有水,仅盗洞周围被扰乱,墓葬基本上保持完整,绝大部分器物都未被扰乱破坏,随葬器物及其陈放方式基本上保持着当年的模样,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曾侯乙墓中有多项出土文物至今仍居中国乃至世界之首。墓中还出土了先秦最大最重的金器,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青铜礼器等等。太多的第一,太多的精品,我们无法一件一件描述,但是曾侯乙墓发现的乐器无论如何都是压轴大戏。

在曾侯乙墓的随葬品中,出土的青铜编钟、石编磬和漆木鼓、瑟、琴、笙、排箫、篪等八种乐器共125件,可分为打击、吹奏、弹拨3类,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制作之精美、保存之完好,不仅是我国考古史上的奇迹,更是世界音乐考古的空前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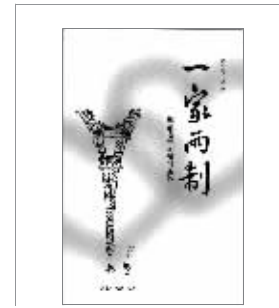
曾侯乙编钟面世后,国内外为之震惊。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不禁感慨:“古希腊的乐器都是木器,没有保存到今天,只有在中国才能听到两千多年前的乐器奏出的音乐。”

洋婚后的姓氏烦恼

西方妇女婚后改用夫姓是广为人知的平常事,太太不冠以夫姓反倒稀奇别扭,尽管女权激进分子视此“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惜毕竟势单力薄。先生姓Holton(霍顿),英国银行职员在没征询我意见的情况下,便想当然地自作主张给我起了个英文新名字,于是我的信用卡上就被冠之为Y·G·Holton,不仅把我的中文姓名入乡随俗地改革成在前姓在后,并齐备地删减成可怜的两个字母代号,然后冠上我丈夫的姓,开口闭口地叫我霍顿太太了。

有位姓李的中国太太,周围英国人不明白中国妇女婚后不改从夫姓,他们理所当然地认定李一定是其夫姓,始终以李太太长,李太太短地与之交往。更令人笑破肚皮的是另有位刘先生,他的太太姓王,当王女士在医院生孩子时,医护人员自以为是地在婴儿的出生证明书上,将孩子定为姓王,前来探视的刘先生则被大家大呼小叫地唤做王先生从了妻姓,弄得这位先生一头雾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我对于自己婚后的洋称呼好长一段时间不适应,感觉跟早先在国内看过的旧时代电影似的一股陈旧味道。每每自报家门时总改不过来姓姓郭,以致于洋先生为此耿耿于怀,吃了亏似的念叨:“我不是郭先生。”一天清晨在院子里遇见公寓新来的管理员,他在我背后连着喊了两声:“霍顿太太!”因没感觉是在叫自己,仍径直往前走没答理他,管理员只得颠颠追上来,立在我面前又扯着嗓门大叫



纪实文学

郭莹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一座中国女性越洋婚恋大观园,一群海外洋太太的生存实况揭秘。作者本人历经十一年洋婚,寻访了数十位越洋太太,全部第一手真实资料,把一个活生生的、浸满了酸甜苦辣、爱恨情仇的异域婚恋真情,袒露于读者面前。

了一声:“霍顿太太!”吓了我一跳,才终于把我喊醒了过来,而眼前这位英国先生正一脸纳闷地盯着我瞧。就这么,英国亲友见我多次被唤做霍顿太太无动于衷后,便通情达理地征询应怎么称呼我才妥当。我自然喜爱大家直呼我的姓名,尽管我乐意,可当英国人得知我名莹而郭只不过是姓氏时,便坚持呼我为单字“莹”,令我多少有点过于亲热的感觉。他们的理论是私下交往哪有姓与名

娄刚出事了

第二天早晨吴晓露才完成陪着老领导打牌的任务,打开手机,看了娄刚的短信之后,她脸色煞白,两腿一软,差点瘫了下去。她哆嗦着打了娄刚的手机,里面一个女人字正腔圆地告诉她,她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吴晓露已敏感地觉察到娄刚杀人的缘由,便又打吴大德的手机,她挨打的用户已关机。吴晓露已敏感地觉察到娄刚杀人的缘由,便又打吴大德的手机,她挨打的用户已关机。吴晓露已敏感地觉察到娄刚杀人的缘由,便又打吴大德的手机,她挨打的用户已关机。

她跑进保卫科时我吓了一大跳,我从来没见过她的脸这样惨白难看。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急促地说:“向阳你帮我,帮我找到吴大德,要快!”我很奇怪,问:“你还用得着我来找他?出了什么事?”吴晓露颤颤地说:“我家娄刚出事了,只有吴书记能救他!可我到处找不到他!”

她的模样一下触动了我的怜爱之心。我也不问她出了什么事,我知道那肯定是天大的一件事。我知道该怎么找吴大德,我打了他的司机小赵的电话。可小赵也不晓得吴大德现在在哪里,说前天就送吴书记到省里去了,说是去看望一个领导,到了之后吴书记就放了他的假,让他回来了。

找不到吴大德,吴晓露呆坐在我的办公椅上,喃喃自语:“完了,这下完了。”我只好不停地安慰她,叫她别急。过一会,吴大德主动地打了吴晓露的手机,我清晰地听见他在里面说:“晓露呵,几天不见,我想你了呢!”吴晓露冲着手机大叫:

官场小说

少鸿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女科长袁真和吴晓露是表姐妹,她们的感情很好,但她们的处世观却格格不入。袁真正直清高、精神上有追求,而吴晓露为了往上爬,不惜利用肉体作为晋升的天梯。由于“我”——一个保卫科长,对前任女友吴晓露的好奇心理,用了违法的手段在市委秘书长吴大德办公室的套间休息室里安装了微型探头,因此,得以窥视到不可告人的丑行与交易……

“我家娄刚出事了,我要见你,立即要见!”吴大德就只好,要她到他办公室去。吴晓露招呼都没跟我打一个就冲出去了。这个时候,她哪还有心思顾得上我啊!

吴晓露一走,我也赶紧去我的那间隐秘的休息室。我迅速地从床下的纸箱子里搬出监视器,重新将它安装好。我打开监视器时,吴晓露已站在吴大德的办公桌前,结结巴巴地说着话。她说的话把我和吴大德同时惊呆了。吴大德瘫坐在椅子上,眼

睛急速地眨着,一只手紧张地摩挲着扶手,半天没吱声。

吴晓露说:“吴书记,黑皮就是光盘敲诈你的人……你不能撒手不管,一定要救救娄刚!”吴大德抬头说:“他杀了人,我怎么救,怎么管啊?”吴晓露说:“你赶快出面说明情况啊!”吴大德说:“愚蠢!我一出面,就把我们两个都牵扯进去了!”吴晓露说:“那有什么办法,现在救娄刚的命要紧!”吴大德说:“晓露,我的身份不允许,不要强人所难。”

吴晓露气鼓鼓地说:“好,你不出面我出面,我跟刑警队把事情的关系说清。”说着转身要出门。吴大德急忙上前挡住她的去路,气急败坏地说:“你着什么急呀我的姑奶奶!这么大的事,我们要想清楚!据我猜测,娄刚很可能是为保护你,才使出了这样的极端手段。你去说清楚,就帮了他的倒忙,他的苦心就付之东流了!”吴晓露说:“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坐视不管,说清楚了前因后果,至少不会判他的死刑吧?”吴大德安慰道:“放心,娄刚有自首情节,杀的又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不会判死刑的。如果娄刚聪明的话,还可以说他是防卫过当造成的结果。我们不能仓促行事,以免玉石俱焚。不过这两天你先要回避一下,不要在市委露面,也不要见我。”吴晓露恨恨地说:“我早就该不见你了。”她擦了一把泪,转身出了门。

我随即关了监视器,我的后背被冷汗浸透了。他们的对话令我惊骇不已。我隐约地感觉到了他们提到的光盘与我的关系。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寻找真相

我拦住一辆出租直奔怀柔。来开门的是小保姆,她一见到我就露出了无邪的笑容,哎呀,恬恬你可来了,阿姨天天念叨你。她正在见客呢。我没工夫搭理她,快步走进客厅,结果,偌大的客厅空无一人。小保姆跟了进来,说,阿姨他们在后院呢。

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在后院我最喜欢的地方喝茶。不知怎么,心里有些刺痛。我一直悄悄把那个地方当成是我跟她的专属,在那里我们一起看过晚霞,看过落日,看过群山,看过古长城,我们曾在那里一边吃零食一边闲聊,那时候多么开心啊。可现在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她对我二十三年不負責任的一种补偿。一想到这些,我简直无法控制自己。

后院里,她正跟一个谢了顶的中年男人开怀交谈,笑声中依旧带着她那个年龄少有的孩子气。可是今天,我却从这笑容里看出了她的虚伪和做作,只觉得万分恶心。她看见我有些惊讶,立刻站了起来,喜出望外地迎了上前,恬恬,你来了?

我不由自主朝后退去,同时看了那个男人一眼。她立刻向那个人介绍说,老姜,这是恬恬,我的外甥女。又转向我说,恬恬,这是燕京出版社的编辑部姜主任。来来来,快一起坐下。

不了。我赶紧缩了回去。碍着有外人在场,我不好发作,瓮声瓮气说,我想找你单独说个事。

大概她也看出了我的神情不大对劲,有些为难,哦,是这样啊……

编辑部主任察言观色,马

都市小说

江健宁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恬恬和方立民就要结婚了,可是就在刚刚发出请柬,恬恬忙于订购婚纱的时候,方立民提出推迟婚期,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拉锯战。眼看着婚期临近,六神无主的恬恬正愁无法向亲朋好友交待,恬恬的父亲被查出是癌症晚期。父亲是恬恬从小的偶像,父亲与母亲相敬如宾地恩爱。在父亲临终的时候,一个惊天秘密被层层揭开……

上说,梅兰,时间不早,我也该走了。你们慢慢说话吧。那件事就这么定了,我让责任编辑把合同送过来。她不好意思地起身送客,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故意不跟她的眼神对视,因为,克制住自己已经相当困难。现在的我就像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一触即发。不一会儿,她重新回到后院,看得出来她在故作镇静,恬恬,你是怎么来的?怎么没打个电话让我去接呢?

我背身站在那里,怔怔地

连在一块叫的,未免太过于正式和生分了,又不是开大会颁奖点名。

因姓名混乱引起的麻烦还不只上述这一桩。婚礼后准备去法国旅游,因当时我使用的是中国护照,向法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时护照上自然是娘家的本名。丈夫致电签证处咨询情况,工作人员翻找了老半天居然找不到我的护照,这可非同小可,护照丢了岂不是堕为没身份的黑人了吗。情急之下突然脑筋急转弯忙问先生:“你对人家报的是哪个名字?”他一拍脑门立即醒悟了过来,跟对方解释后总算松了口气。电话那端的法国小姐也客气地抱歉说,她光顾着一通翻找没想到是姓氏上面出了差错,这倒使她长了新见识,中国女人婚后姓名仍独立不从夫姓,以后工作中得多加小心才是。

由于护照与信用卡上的名字不相符,使得我离开英国出外旅游时闹出不少尴尬。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我前往银行用信用卡提取现金时,每每都要表演同样的一出活报剧。银行查看我的护照时,老问题伴随着职员怀疑脸色一再出现:“护照与信用卡可不是同一个名字呀?”于是我马上急得赤红着脸,将一路上反复背诵过的台词嘴里啪啦啦地倒出来:“护照上是婚前的姓名,信用卡则是婚后的夫姓。”每回银行职员听后便一致地再次低头一脸庄重,最后才咬牙跺脚相信我似的放钱。随着这一幕滑稽场面颠来倒去地上演,以至于那一阵子我道出最流利、最常用的英语台词,便是至关重要的“我就是我”的身份申辩,真累人!

望着前面的山峦,听到她的声音,猛地回过头来不给她半点思考的余地,你说,我到底是谁的孩子?

她吓了一跳,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就像受伤的梅花鹿一样惊恐地看着我,你,你……你在说什么呀?你当然……当然是你……妈……的孩子。恬恬,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那么,1983年7月5号你在怀柔乡下生下的那个孩子现在又在哪里?

她像见了鬼似的惊恐万状地望着我,嘴唇不停地哆嗦,泪水更像开了闸的渠水一般奔涌而出。望着她狼狈而痛苦的模样,我没有半点恻隐之心。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妖魔就附着在我身上,我阴险地继续追问,那个孩子呢,她现在在哪儿?我的父亲是谁?

她再次惊恐地看了我一眼,神色是那样的慌乱,那样的可怜,他……他已经死了。

我问他到底是谁?

他……是一个国家干部。

恬恬,你別说了!別说了!

不,我必须说。我像一只凶猛的小动物一样蛮横,今天你不告诉我他是谁,我就不会放过你。

恬恬,我求求你,别再问了。她说完拔腿朝屋里跑去。

我冷冷望着她的背影,说不出是伤痛还是悲哀。我既恨她又可怜她,同时,也恨我老爸和我老妈,尽管他们养育了我二十多年,可他们不该一直瞒着我,他们愚弄了我,他们欺骗了我。我快要崩溃了。一个你从小就视为偶像的人、一个你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一个你把什么秘密都能向她倾诉的人、一个你一直叫着阿姨的人,现在却突然变成了你的亲生母亲,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惊愕、更让人茫然、更让人抓狂的呢?